



关键还是要解决“买单”问题

广阿兰（化名）今年**71**岁了，生活在贵州南部一个小村寨里，一生育有四个子女。小女儿**4**岁那年，在计生政策的号召下，当时**33**岁的广阿兰接受了节育环手术。

她不是没想过要取。广阿兰说，十几年来她一直被腹痛困扰，可镇计生院的医生告诉她，她的环长到了肉里，计生院取不出来，得去大医院。

去医院就意味着花钱，广阿兰的两个儿子都外出务工，她和老伴儿独自生活**10**多年了。在这种情况下，她选择了放弃。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卫计委卫生发展中心特约研究员关博博士介绍，国家政策是符合生育政策的育龄妇女享有四项免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包括免费取出宫内节育器。比如，符合政策可以生二孩的育龄女性，或者身体条件不允许继续上环的育龄女性，是可以免费取环的。但对已经退出育龄、进入绝经期的女性生殖健康问题，国家没有统一政策规定。他认为，政策需要进一步“扩面”。

当前，有些地方规定可以免费为绝经期妇女取环，但这项服务是由乡级计生服务机构开展的。张爱香介绍，在太阳花行动开始前，济南市的绝经期妇女是可以免费取环的，但仅限于乡镇或者区里的计生服务站。

陈素文说，基层计生服务站技术水平相对较低，而进入绝经期的妇女取环难度又比较大。来北京妇产医院取环的女性，很多都是在别的地方取不出来的。有些人需要做宫腔镜腹腔镜检查，费用在千元以上，如果需要介入治疗，费用则会更高。

“取环不是看病”，对于广大农村妇女，这项费用不在新农合报销覆盖的范围内，（去医院取）只能自己掏钱，孙晓明教授介绍。

因此，关键还是要解决“买单”问题。张爱香介绍，“太阳花”行动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政府掏钱，让本来只能在区、乡镇级计生服务站免费取环的绝经期妇女，可以去技术水平较高、条件较好的济南市级计生服务中心免费取环。未来他们准备与医院合作，让这部分女性可以到医院去取环。

孙晓明教授团队曾受卫计委妇幼保健司的委托，研究我国绝经期妇女生殖健康服务的主要问题和现实需求。他们发现，一般正常取环的实际费用为**100~150元/例**，有宫颈萎缩取环的实际费用为**150~200元/例**，做无痛取环的为**300~400元/例**，有环嵌顿等困难取环的实际费用为**1000~3000元/例**。

他们预测未来**10**年有约**2300**万妇女绝经后需要取环，即使按照正常取环平均花费的最低**100元/例**计算，全国共需专项资金为**23**亿元。

据《新京报》

为母亲们取环

由于宣传不到位,很多妇女不知道需要取环
专家建议免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应“扩面”



济南市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一位老人正向董燕咨询有关节育环的问题。

“这个痛一辈子忘不了”

常素春（化名）一直记得十年前取环的经历。这位已经**67**岁的老人回忆起往事，在电话里不断重复，“太遭罪了，太遭罪了。”

绝经**4**年后，常素春发现下体又开始出血了。她很害怕，去县医院检查后，医生告诉她，不是癌症，就是节育环该取了。

常素春有一儿一女，当年小女儿出生后，她和身边的很多女性一样选择了上环。一上就是**30**年，要不是这次出血，她都快忘了体内还有这么个东西。

“你这个环取出来可能得受点罪。”常素春回忆，当时妇科医生对着B超图像告诉她，环已经长到了肉里。

她想，我孩子都生了俩了，取个环能比生孩子还疼吗？痛苦程度超乎了她的想象，“怎么拽都拽不出来”，她不住喊痛，扭动身体。医生提高嗓门说，“别动了，再动子宫划破了！”

她忘了手术持续了多久，只记得最后，节育环和鲜血一起涌出来的时候，自己眼前发黑，晕过去了。“生孩子的疼，生完就忘了；但这个痛一辈子忘不了。”

北京妇产医院计划生育科主任医师陈素文说，女性绝经以后，体内雌激素水平下降，子宫开始萎缩变小，子宫口也会变紧，而节育环的大小是不变的，与子宫内壁摩擦，可能会出现出血、

腹痛等现象。并且可能会发生“嵌顿”，通俗地说，就是环长到了肉里。

一旦发生嵌顿，取出就变得困难，并且可能出现大出血等危险状况，甚至出现异位，环穿透子宫壁进入腹腔，可能造成对其他脏器的损伤。陈素文建议，“最好在绝经后半年内取环。”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妇科主任谭晓嫦副主任医师曾对媒体表示，让节育环在已经容不下它的子宫里继续待着，可能会引起并发症，如腰骶部出现酸痛下坠感、白带异常等。

济南市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医生董燕说，对于绝经时间超过两年的女性，她会

当年的上环妇女，许多已进入绝经期

4.4%，输卵管结扎比例为**38.34%**。

女性宫内放置节育器，在国际上并不鲜见。美国妇产科协会（ACOG）**2005**年的指南里，明确指出建议女性使用宫内节育器，可为女性提供安全、有效、可逆、长期的避孕效果。**2007**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共同建议扩大宫内节育器的使用人群。

陈素文介绍，由于该方式经济实惠，相对于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使

用相对较多。发达国家妇女避孕较多使用避孕药、避孕套等措施。

知名人口学者朱楚珠在专著中写道，“计划生育工作多注重于抓指标，完成节育手术任务，这也许就是中国避孕节育措施中宫内节育器和女性结扎率高的原因”。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大量的上环妇女，陆续进入了绝经期。

济南市市中区的计生人员决定有所作为。他们开展了一项专门为这群人取环的工作，还取了一个温暖的名字——太阳花行动。

大量绝经妇女没有将避孕环适时取出

陈素文说，还有一些女性年纪大了，病多了，体内有金属环会影响某些影像学检查，检查受阻时她们才知道来取环。

9岁的郑爱红（化名），今年**10**月下旬，在北京某三甲医院查出耳道内的疾病，需要尽快动手术。医生要求做核磁共振，但在检查室外，她得知做核磁共振身上不能有金属物品。

她想到了体内的节育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介入治疗科副主任医师柳晨曾在他的科普文章中写过，“体内有金属慎做核磁，如果金属移位可能造成内脏和大血管的损伤。”

考虑到手术的紧迫性，医生最后选择了其他影像学检查手段，但医生和郑爱红说，其实还是核磁共振的检查效果最佳。

郑爱红决定，等身体恢复好了，第一件事就是把环取了。“要不是这次核磁共振事件，这环可能跟我一辈子了。”

南京邮电大学人口学者孙晓明介绍，根据他们团队的测算，仅在我国农村地区，就有约四分之一已经绝经的中老年妇女没有将避孕环适时取出。

在他看来，长期以来，基层计划生育服务以降低生育

先让她们服用一段时间雌性激素，待宫颈条件改善软化后，再在局部麻药的配合下取环。

即便如此，也还是难取。她遇到过形形色色的情况，环拽断的、拽直的、拽出来“乱七八糟的”。

董燕说，一般来说，年纪越大，痛苦性越大。有人恶心、呕吐，血压下降，大汗淋漓，“和流产时发生的人流综合征很像”。

上海市计划生育技术指导所杨秀兰曾对多地近千例绝经后上环妇女进行调研，她发现，绝经不满两年者，取器顺利比例达**36.1%**，而绝经超过两年以上者，取出困难比例达**46.3%**。

首要工作是宣传，他们给辖区内超过**100**个街道办和村委会的计生人员进行培训，开办健康知识讲座，再由他们继续宣传到基层去。

董燕说，很多人心情是很惶恐的，对手术的风险、疼痛都会担心。工作人员耐心解释，当然，也要从实际出发，把手术可能的困难讲清楚，取得她们的理解。

该区卫计委副局长张爱香说，宣传效果不错，现在很多人主动要求取环了，他们每年都要为几百位绝经期妇女取环。

率为导向，侧重提高妇女生育后的上环及时率，却没有任何工作指标要求为绝经后的妇女及时安全取环。“她们自己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她们，所以错过了最佳取环时间。”

上海市计划生育技术指导所杨秀兰在调研中发现，绝经后未取环的妇女中，有超过三分之一是因为不知道需要取出，还有四分之一因为没有症状，想不到要取。